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十五回 老蒼頭殺身救主翁

詩曰： 僕事主兮臣事君，誰能重義輕其身。
請看長鬚能救主，愧殺區區負義人。

卻說東方生與鍾義，出了店門，在路晝夜驅馳。不一日，到了懷慶府內，投一客寓住下，遂問至姜宦門首。只見許多賊將，在門把守，插列器械，威風凜凜，怎敢向前打話。東方生尋思，無計進路，只得同了鍾義，回至寓中，與店主人商議道：「請問，那把守姜宦宅子的將官，不知姓甚名誰？與貴府朋友，可有個相熟的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那個將官姓吳名忠，只與敝府一個好管閒事的袁怨齋最相契厚。吾兄若有什麼尊事，只與怨齋商量，無不立妥。那怨齋，就住在寒前□字街東首巷口，朝南黑竹雙扇門裡便是。」東方生登時即寫了一個名柬，前去拜望。恰好袁怨齋閒坐在家，出來見畢，分著賓主坐下。東方生道：「久慕老親翁盛名，小弟無事也不敢輕造。聞得游府吳公，與老親翁相厚。特有一事仰求鼎力，倘蒙鈞庇，容圖厚報。」袁怨齋道：「弟與吳游府，偶爾識熟，不知足下有何見諭？倘可有效力之處，敢不遵命。」東方生遂將前事，細細的述了一遍。袁怨齋道：「別項事情，盡可效力。若如所諭云云，只恐子牙再出，亦無計可施矣。」東方生便喚過鍾義，於腰下解出所帶之物，雙手奉與袁怨齋，即跪在地上，再四哀求道：「帶得白金百兩，願獻為壽。久慕足下，俠烈丈夫，最能救人之危，濟人之急。所以竭誠拜懇。若非足下，則妻父之命必休矣。」言訖，放聲大哭。袁怨齋急忙扶起道：「深愧未有寸功，安敢叨領盛惠。但恐堅卻，足下反不放心。權為收下，以圖奉璧。」東方生又細求解救之計，袁怨齋道：「並非小弟作難，只因令岳招了劉都統之恨，所以難為解救。前者貴縣城破之日，縉紳先生被獲而拘留者，一□餘人。以後帶至敝府，每人索銀三千兩。若照數饋送，立刻放還。不料令岳先生同了幾位不識時務的，既不饋銀，又將劉都統毒罵了幾次。彼時即欲加害，緣值督攻衛輝，以此羈禁姜宅。若欲解救，實非易事。且待小弟，即在今夕設下酒筵，請那吳公，於飲酒中間，微露其意。倘有一線之路，即當報命。」東方生又諄諄囑懇而別。回至寓所，吃過夜膳，與鍾義兩個悶悶不悅，挑燈而坐。將及更餘，忽聽得叩門甚緊。鍾義連忙起身，開門一看，只見袁怨齋帶著兩個僕者，提了燈籠，特來回報。東方生慌忙整衣，迎進內房坐定。袁怨齋道：「適間備酒請著吳公，到舍談起前事。據云，都統不日回來，就要綁出梟首。若教放走了賈公，誰去代斬。弟又再四求之，那吳公說道：『要小弟做情不難，只要一人，於夜深時進去，穿戴了賈公的衣帽，認做賈公，臨刑代了一死。若得倖免，也是他的造化。如此，就是小弟在仁兄面上萬分用情的了。』為此，連夜特來相報，望乞速為裁酌。只怕沒人替代奈何。」東方生沉吟不語，鍾義在旁，咬牙切齒，向著東方生道：「我聞古語說得好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念小人向受老爺抬舉洪恩，無可補報。今老爺被禁臨危，正小人應死之日。願即進去代替，誓不皺眉。」袁怨齋肅然起敬道：「壯哉壯哉，好一個忠義的管家。若得如此，你家老爺就有生路了。」東方生泣下道：「鍾管家，你若果係真心，肯代主人一命，我就拜你兩拜。」言訖，連忙拜倒在地。鍾義雙手扶住道：「不要折殺了小人，但有老妻弱子在家，萬望公子垂憐看顧，則小人就瞑目於地下了。」又對袁怨齋道：「感承高誼，救我家主。但恐遲則有變，乘此夜深，情願隨了就去。」袁怨齋道：「難得你義氣激烈，視死如歸。真千古所少，不免就在今夜，換你家主出來。」又叮囑東方生道：「足下好把行李收拾停當，待你令岳一到，便好起身。」言畢，遂帶了鍾義，急急的出門而去。東方生歎歎相送，鍾義臨行，亦回顧揮淚而別。

俄而漏下五鼓，只聽得門上連叩三響，急忙開視，只見蓬頭垢面，穿了鍾義的衣服，隨著袁怨齋來到。當下二人相見，不覺抱頭大哭。袁怨齋慌忙勸住道：「你們翁婿，休為無益之悲。我已備下牲口，可即起身前去，晝夜趕行，不得有誤。我亦為爾，惟恐事泄被禍，挈家遠徙。直候鍾義有了下落，方敢出頭。」東方生與賈公，向著袁怨齋拜了幾拜，辭謝了店家，便跨上牲口，如飛的趕出城外。一路不敢耽延，直待離了河南界上，方得放心。又行了數日，始抵繁昌。東方生先到家內，報知賈夫人。取出一套衣服，把與賈公換了，迎接進門。當下夫人、小姐接進在內，抱著頭痛哭了一場。賈公便將闖賊攻破縣城、被擒前去許多苦楚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因問道：「夫人自到此地，前前後後的事，已在路上，聞於東方婿矣。但不知夫人主意何見，就把孩兒許了曉生？」賈夫人先將遣著賈秀探候，日久無信，再把東方子期相勸之言，亦細細的述了一番。賈公道：「深感夫人主張，若非東方婿親至懷慶，尋著袁怨齋，則我已為他鄉之鬼矣。但可惜了鍾奴，使我時刻繫懷，能無痛悼。」賈夫人亦傷感不已。過了兩日，賈公備酒作謝東方生，並邀東方子期。正在酣飲間，忽聽得外面嗚嗚咽咽，一片哭聲。賈公驚問其故，原來是鍾義的渾家，當日不見丈夫跟著家主回來，心下已是暗暗猜疑。這一日不知那一個漏了消息，所以母子兩個，號啕大哭。賈公當即喚至筵前，慘然下淚道：「爾夫忠肝義膽，情願替代，不是我忍心害理，屈他性命。他若被害，我當遍請高僧，誦經超薦。萬一天若見憐，或得生還，我當侍之如兄弟。你母子兩個，且免悲感。」東方生又苦苦的勸慰了一番。當夜賓主快快，竟不歡而罷。東方生回至西軒，因值皓月當空，不忍就睡，獨自一個坐至更餘。忽於東北角上，吹起一陣香風，風過處，忽地閃出一個美人來。年約二□歲，身披霞帔，手執紈扇，輕移蓮步，走近欄杆。對了東方生，深深的道了一個萬福，莞然笑道：「郎君別來無恙？」東方生又驚又喜，遲遲答道：「不知小生與姐姐，曾在何處會過？」那美人道：「原來貴人最易忘事，怎不記得去春，郎君寓在賈宦園內，妾同侍婢夜夜伴郎，新詩唱和，豈即相忘耶。」東方生道：「彼時相會者，乃是小姐瓊芳，何為冒認？」美人微微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妾乃牡丹花之神也。若不得男子真元，則難以飛升遠舉。幸遇郎君，聰明秀質，駐駕園中。妾遂變作瓊芳，夜深相就，幸沾雨露。欲報無由，故特遍處搜尋那玉燕釵一隻，使郎今日得諧姻好，則妾足以報郎之德矣。然不說明，惟恐合巹之後，夫婦猜疑。故乘此良夜，與郎一會。今而後，郎若再要會妾，只在年年三月盡頭，牡丹盛吐之際，月皎無風，將著玉如意輕輕的叩花三下，則妾至矣。」東方生道：「姐姐乃是牡丹花神，既獲聞命矣。敢問那素馨、秋影是何變習？」花神道：「素馨乃是玉簪花，秋影乃是梧桐樹。彼一花一木，亦係歲久成精，與妾為伴，故特倩伊說合，使郎無疑。」說罷又長吟一律，以贈生道：

休嫌幻質托花神，人世虛浮孰是真。
非子豈能成配合，因子方得締朱陳。
三更鶴舞青城月，萬里風高絳闕春。
從此相思不相見，期君麟閣建奇勛。

東方生亦口占一律，以贈花神道：

嬌姿豔魄自翩翩，幾度相逢洵有緣。
始識凡葩難表異，須知國色易成仙。
沉香亭北春風裡，金穀園中夜月前。
從此思君渾不了，欲圖後會是何年。

東方生吟訖，欣然笑道：「月白風清，即承仙鄉賜顧，不知西樓之夢，可能再續乎？」花神悵然道：「郎今新婚燕爾，其樂孔嘉。妾乃草木幻姿，安敢再共衾枕。況塵緣已斷，保無天曹見罰。」遂拂袖而起，朗吟一絕道：

愧殺當時數會君，夜深偷解石榴裙。
只今已入清虛界，休想陽台舊雨雲。

俄見微雲蔽月，一陣清風飄動，花神即乘著清風，冉冉而去。東方生悵望久之，才歸臥內。

又過月餘，賈公與夫人商議道：「目今流寇紛紛，中原瓦解，料想未能回去。莫若選卜吉期，與女孩兒完了姻事，然後再為之計。夫人意下何如？」賈夫人道：「相公之言，正與妾身相合。當此離亂之時，那裡拘得許多禮數。不妨草草完姻，亦免卻爾我心

上掛念。」賈公遂遣人邀請東方子期，以實告之。子期登即轉達於東方生，東方生大喜。即日選了吉期，行過聘禮。及合巹之夕，男貪女愛，其夫婦相得之情，不待表矣。

一日東方生談起花神一事，瓊芳變色道：「何物妖魔，冒我名字，污我節操，殊為可恨，說他何用。」東方生道：「若非遇著花神，把那玉燕釵與我，安能與卿今日得做夫婦。則其大恩，自當求佩勿忘耳。」瓊芳笑道：「怪道你這樣一個酸措大，那裡得這寶物作聘。原來出自花神所贈，便可以將功折罪了。」自此夫妻二人，愈加恩愛。每日無事，惟以詩詞賡和。佳句頗多，不能備載。

再說賈公、夫人，自與瓊芳完姻之後，就將家事托與東方生料理，吃了現成茶飯。惟一心想念那鍾義，不知生死下落，打發賈秀前去探聽。正欲起身，忽值一人，投刺晉謁，原來就是袁恕齋，當下賈公與東方生慌忙迎進。揖畢，賈公殷殷致謝救命之恩，彼此又細細問了起居。袁恕齋道：「那日別後，小弟深恐貴價與老先生面顏不同，或致事泄被禍，遂即遠徙鄉間。豈料尊價真是一個俠烈丈夫，輕生重義。到得次日，即將佩刀自刎，並把面皮剝破。揣度其意，惟恐同禁之人看見，事若洩露，累及典守，所以急於自盡。以後，不及數日，那劉都督回來，即取所禁諸公，典刑西市。較之尊價從容自決，得全首領，竟有霄壤之隔矣。小弟一聞此信，即日出城，捐金遍賄守門校役，領出屍骸，買棺盛斂，今特帶至貴邑。一則敬重尊價義勇之氣，當世所無。一則報復老先生翁婿，以免掛念。但不能出奇相救，以致盡命，罪切罪切。」賈公聽畢，又再三謝道：「足下仗義任俠，如此肝膽，雖古之黃衫客、古押衙，不過是也。深愧老夫無以為報。」當夜即整酒筵，水陸畢具。請著東方子期相陪，賓主盡歡，直至子夜而散。一連留住三日，袁恕齋堅執要行，遂贈以百金禮物，一直送□里之外。望著恕齋去遠，賈公方與東方生回轉，就將屍棺擇地安厝。遍請高僧，啟建三晝夜水陸道場。及經事畢後，賈(原書下缺)